

■玉渊杂谭

突然而至的一场攻击“天才韩寒”的风波,把之前正在风口浪尖煎熬的鲁迅文学奖熬了。我始终认为,比起至今尚未有明确证据的所谓韩寒代笔,鲁迅文学奖屡屡调戏文学,调戏诗歌,调戏大众,才是文坛显而易见并将留在青史上的大丑闻。

这几天,不知还有多少人注意到,鲁奖评委会的几位评委在某报做出了“回应”。其中一位还特意撰写了人们对周啸天获奖质疑的回应文章。看过之后一个感觉,不得不说,作为作协领导下的队伍,评委们的确很“高大上”。这里想奉上几句评语:绝对正确,无关痛痒,蜻蜓点水,说了像是没说。“质疑是改进和完善的良药”这样轻描淡写乃至有些转移矛盾重点的回应,与社会界的情绪和质问完全不匹配,略显傲慢。

鲁奖评委会回应令人失望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在诗歌、报告文学奖外的奖项上,这届鲁奖还是选出了大家认可的作品。即便是诗歌类中,其他四位获奖者和作品,也还是比较能服众的。但不好意思,说句老百姓的大实话,一颗老鼠屎彻底坏了满锅汤,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既然评委们在其他文学门类上的审美没有偏差,表现出了应有的水平,那为什么偏偏在这里掉了链子?评委们将如何自圆其说?

根据评委们所言,周啸天的获奖,比较重要的考虑是扶持古诗创作:“在‘鲁迅文学奖’诗歌类中要有诗词的一席之地,这是结构上的要求。”据说此次评奖共收到古诗作品不过区区十多部,但是评委们无论如何要在诗歌奖项中给古诗诗留出一个名额来,并相信“接下来的四年将会迎来古

体诗的创作高潮”。

好吧,我们暂且对评委会对古诗的这种美好愿望表示一下肯定和理解。我想说的是,周啸天获奖后,民间确实有大批的打油诗爱好者连连叫好,声称自己眉开眼笑,从今找到了知音。鲁奖是该起到某种引导作用,但这种失却文学标准的摊派、平衡,我认为更多属于中国式机关的一种一厢情愿、自我贴金的特色,明目张胆妨碍公正原则不说,还要全社会领情:你瞧,我可是扶持了弱者哦!我认为宁缺毋滥的空缺比这种打包送人情更加具有导向意义。

评委会对容票现象的说明是,所谓出现容票,实则是为了避免票数过于分散,评委们事先做了沟通,要将票数集中,避免无效工作,比如出现每部作品都得票,但每部票数都不高的现象。这一

文·句艳华

项解释假如属实,给人感觉真是自打脸面。这只能说明评奖程序设置得不够科学合理,让提名作品没有平等的评奖机会。——这样的话,鲁奖评委会乃至作协是否应担负一些责任?

最后一点,一部分评委对评奖机制改革“吐槽”。鲁奖评奖机制今年做出了较大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实名制投票。这应该是一个当前环境下相对合适的方式。但很多评委对此很不适应,感觉众目睽睽之下,自己的投票更加举步维艰。这里有点疑惑,假如评委们一直都像他们表现和声称的那样公正无私,那么公开不就是一个很好的自证方式吗?假如他们确实容易被包围在各种团体和地域利益中,实名投票不是更有利于他们甩开包袱吗?

■影像空间

《死亡诗社》:把非生命的一切都击溃?

文·曾涛

8月11日那个晚上,得知罗宾·威廉斯去世的消息,我做许多幸运的看过《死亡诗社》的人一样,百感交集,心潮又起。忍不住将它重温了一遍。

我在想,是什么让我们对于这样一位喜剧明星念念不忘许多年?或许我们心中早已把他和电影里的基丁老师画上了等号,将其作为我们自己的灵魂导师——那个对教条和规矩嗤之以鼻,永远充满着理想和激情的船长。

Oh, Captain, My Captain!如今你的离去,让我们乏味的生活波澜又起。这么多人唏嘘感慨,让我觉得既温暖又心生悲凉。我们现在怀念他,是因为我们和威尔顿中学那些年轻的生命一样生活在平静的绝望中,感受不到诗歌、浪漫、爱和美。我们感受到更多的是来自外界的压迫、摧残和来自内心的焦虑和痛苦。我们现在怀念他,也是因为我们还有激情和梦想,努力想要走出绝望,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是当年我们为之反抗的人生理想。而时过境迁,当我们步入中年,那个曾经不停召唤我们,敲击我们年轻的心脏的理想,因基丁老师的离去,又从内心深处漫溢上来。

我步入丛林
因为我希望生活得有意义
我希望生活得深刻
吸取生命中所有精华

(梭罗)

我们都年轻过,浪漫过。富于浪漫气息的人是最有激情的实验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当年总是一副叛逆的模样。我们在寻找意义,寻求那片可以诗意地栖居的土地。正如托德的那首诗:

我们倾听呼唤,
但却从未有真正留神,
我们期待未来,
但只停留在计划
我们梦想着智慧,
但却每天都在躲避它,
我们向上帝祈祷,
可真正的救世主是我们自己。
我们依旧在沉睡。
我们依旧在祈祷。
我们依旧在担忧……

这时,我们遇到了基丁老师。他所做的,不只是诗歌的启蒙、文学的启蒙,还唤醒了我们沉睡已久的那个独特的自我。他对于我们而言,是灵魂的导师,心灵的捕手。我们从此努力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寻求独立的道路。

相比尼尔的自杀,诺克斯被退学,托德最幸运。他其实是真正觉醒的那一个。基丁老师通过诗歌唤醒了他们沉睡的心灵,同时也使他打开囚禁自身的懦弱之门,最终第一个站上了课桌,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态度面对人生。而尼尔和诺克斯,多少让人觉得可惜。虽有勇气,却无足够的智慧与忍耐无法承受一时的挫折。

寻找自我,追逐梦想从来都是艰难的,要不我们何必到现在还在怀念我们的船长时陷入深深的懊悔?但生活终究是充斥着诱惑、荒诞和虚无。我们总会在某些时刻迷失,过得浑浑噩噩,如同行尸走肉。它让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失去了对爱与美的追求,沦为毫无信仰的人群中的一员。

啊自我!啊生命!这些问题总在不停出现,
毫无信仰的人群,
泪流不息,
城市充斥着愚昧,
身在其中有什么意义,啊自我!啊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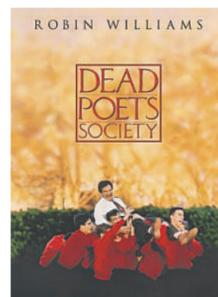
答案是:
因为你的存在——因为生命和个体存在,
因为伟大的戏剧在继续,因为你以奉献一首诗。
(惠特曼)

托德最终奉献了他的诗篇,而他,也是基丁诗篇的一个章节。

梭罗那首诗的另一半在这:

把非生命的一切都击溃
以免当我声明终结时
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活过

我们很少有人能像梭罗那样提着一把斧头步入丛林,我们也无法击溃生活中非生命的一切,但只要对爱与美心存渴望,只要在步履匆匆的旅途中能时时停顿下来,找到照耀自己的那颗星,重拾前行的信心,也就够了。



电影《死亡诗社》海报



词说文学史

刘成群

西江月·赋陆机

鸣玉泠泠盈耳,文心眇眇临霄。一朝入洛五双骄,作别华亭烟草。
鹿苑千般魂梦,天涯涕泪身遥。梦中遍历故乡桥,鹤唳声声春晓。

西江月·赋潘岳

俯仰丰安瑰玮,笑谈神色玲珑。河阳一县沐春风,倾尽几花千种。
委地北邱山下,觞觥金谷园中。俊游意气几多浓,忘却闲居好梦。

西江月·赋左思

卓犖观书拍嘴,逍遥倚剑斜狂。篇篇咏史诉衷肠,笔底天风雨浪。
纵使《三都》称誉,那堪两鬓如霜。荒涂何必话沧桑,高步千寻冈上。

西江月·赋刘琨

伊洛一篇春水,并州千丈秋岚。悲笳隐隐笛声寒,落照飞鸿目眇。
枕上百般魂梦,眼前万里江山。长谣引领忆乡关,知我丹心如鉴?

西江月·赋郭璞

翘首瓠坛琼树,抱膝沧浪渔竿。游仙句句说清闲,直与白云为伴。
不觉生心余热,谁知世味荒寒。此生卜就意阑珊,夜夜孤灯梦断。

■微科幻

如往常一样,我在抵达之前就必须离去。记忆把我丢到那儿,将我放逐,远离我与她共度过的其他时光,而不管我有多么全神贯注。她在我的所有过去中都是活生生的,可仅有这些较早的“现在”对我敞开门。

“又是我?”在我俩共存的现在中,她既嫉妒又得意地问道。

“没有其他人了。”我说。
我桥接之前,亲吻了她,努力驱除马克西姆·高尔基宣称的“所谓爱,便是心智未能识透本性”论点。假若真如他所言,那么爱是一条越走越无希望的路径,再怎么往好的方向说,也是一场上山路上的苦战。

当我从纽约市乘坐火车到来时,她仍旧在我们位于校园外的公寓里呼呼大睡。在列车抵达前,我会有些时间,足够让我抵达那里,与她待上一会儿。我总是做好了准备,减掉一两磅体重,稍微染下头发,多多锻炼,甚至用了些化妆品,来让年近七旬的我看起来年轻些,那样她在晚上公寓的暗淡灯光下就不会察觉到。她是个近视眼,又躺在床上,这点也不帮忙,因为她睡觉时不会戴眼镜。

我攥住那把几十年前的钥匙,唤起了视觉画面,眼前这个白皙肌肤的年轻姑娘在一次傻兮兮的

■乐享阅读

开卷即是万里路

——略评刘华杰《檀岛花事》

文·武夷山

继出版《万木有灵》、《看得见的风景:博物学生存》、《草木相伴》、《天涯芳草》、《博物人生》等多部博物学相关著作之后,北京大学刘华杰教授今年又出版了一本博物学新著《檀岛花事》。

人们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换句话说,作为人,我们既需要思考,也需要体验,否则对不住“人”这个称号。思考,通常离不开书,也许有少数人通过冥想便能达成“真理”吧,但多数人做不到,因为“思而不学则殆”;体验,最好是亲身体验,这就需要行万里路,退而求其次便是替代性体验(vacarious experience),因为受限于时间、经济实力、健康状况、家事羁绊等多种缘由,并非人人都能走万里路的。阅读优秀的游记作品便是一种替代性体验。也就是说,通过潜心阅读,也能间接获得一点点行万里路者的感受。刘华杰的《檀岛花事》这套书就是能帮助我们获得替代性体验的难得的好书。

我们面临着知识与经济与社会,人们对知识的强烈需求是前所未有的,但人们的读书量并未明显增加,这主要是因为,时间是最稀缺的资源,人们

倾向于做“时间效益”最高的事。于是,假如某人觉得看电视带来的愉悦效果比读书更好,就不会选择读书。在这种情况下,出版社唯有推出图书精品,才能与争夺时间的其他休闲方式展开竞争。《檀岛花事》从内容到形式(封面设计、版式设计、随书附送的手绘植物书签和大张植物彩照等)都具有精品书的模样,很吸引人。

另一方面,即使是爱书人,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也不可能什么书都读,总得做出选择。假如逼着我做选择:要么读帮助我们思考的书,要么读帮助我们获得替代性体验的书,如何选择呢?就我而言,我肯定选择后者,这是因为,在思考方面,我可能,甚至时常与古人想到一块,与洋人想到一块,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类书就不是非读不可了。可是,我这辈子可能都没机会去夏威夷,或者即使有机会去一趟,但来去匆匆,绝对不可能看到刘华杰所看到的东西,不可能领悟到他所领悟到的东西,那么,不读这样的书,就太冤了。

近年来,游记类作品逐渐多了起来,但科学游记还不算多。与其他科学游记作品相比,《檀岛花

“你一定要看董桥”

文·徐福伟

化之精华的字画、玉瓷器及文房用品莫不喜爱,其文往往从一件小小的藏品切入到对中华传统文化及历史宏观背景的娓娓叙述上,使读者在欣赏优雅文字的同时体味到文化的魅力。陆世仪曾说:“凡事到面前,只看外一层,便是玩物丧志,能到里一层,便是格物致知。”以此观之,董桥可谓格物致知者。《梁启超遗墨》《沈尹默蜀中小品》《胡适的字》等篇,皆格物致知之作。

董桥作品还高扬了一种浓郁的人文关怀的情调,其“人生”小说系列集结成册的《橄欖香》即为此类代表作。董桥在《橄欖香·自序》中说道:“我跟我笔下的人物有感情,运笔之际往往倍觉难舍,恨不得多写几篇写尽心中牵挂。”此类作品真正做到了由小见大,见微知著,充满了人文关怀的东方情调。如《橄欖香》《鹤顶红》《师山庐》等篇。看似散淡之笔,谈一件文房藏品或某件小事小情,实则触及历史大动荡中的人生命运的起伏变迁。黄子平先生曾恰如其分地评价道:“董桥的重点却在专门家的学问,而在处处写‘物是人非’的似水流年,世事沧桑。下笔在物,落墨在人。”

董桥笔下的人物多是民国的遗老遗少。在《旧日红》中,董桥曾不无感慨道:“我偏偏爱说我是遗民。”“文化遗民讲品位,养的是心里一丝傲慢的清

愁:急管繁弦杂音中,人如梦又如醒,欲知此夜愁多少,试记街前长短更。”这些遗老遗少皆精通中华传统文,琴棋书画样样在行,代表了传统文化中的精英文化,但在历史动荡的大背景下,他们沉沦于社会的底层,仍然坚持人格与人性的底线,吟唱了一曲没落的悲歌。如《旧日红》中的萧姨,《石湖》中的桑先生,《师山庐》中的老先生等。

在作品中,董桥往往作为一个配角存在着,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娓娓道来这些人物的悲欢离合的人生命运,并往往会掬一把同情的泪水,表现了对这些遗民的深切同情。对于此种写法,董桥曾在《橄欖香·自序》中说道:“我试过不用第一人称单数叙述一则恋情,写了一大半连自己都无法置信,赶紧重写,悄悄让‘我’穿梭在故事里扮演一个冷静的旁观者。”

董桥曾说道:“我只在乎我满不满意我笔下的文字。”以自己满意为唯一的标准,诚然已达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化境。年过七旬的董桥,诚如斯哉。董桥的文字确有一种魔力,简洁、生动、形象,韵味无穷。用这些轻熟的形容词似乎都不能准确地传达出董桥独有的文字之美,借用董桥自己的一句话“清清白白的”,似乎更恰当。

对,就是清清白白的。

星星闪耀的夜空蔚蓝。我穿过前院,站到车库砖墙边上。我会从远处的街道穿过狭窄的小巷子走进来,这儿距离火车站不到一个街区远。

我的记忆移入了他的记忆里。我等候在这儿,只是为了看见他在夜色中从旁经过。这种时间上的不真实让我着迷,而且似乎即将为之遭受剧烈的痛楚,但老天最终还是动了怜悯心。

假如你记得足够清楚的话,时间能够显示出仁慈,由一种集体的幻觉——那是人类心理学的背景所在,以生物学为基础——掩藏了万物俱在一处、一切都同时发生的事实。

我会再次回来的,但随着我的记忆力与失忆苦斗,我不再会经常回到这个时间和这处地方。我环顾了夜色中的庭院。我曾不止一次站在这些阴影里,意识一样的清醒,只是所处的时间点不同。

他穿过黑漆漆的小巷,我感到他对于那位正在等他的爱人的一腔爱意;是那时候的爱意,而不是我如今的爱意。他的脚步是坚定的,那时的过去是他自己的,而他的年轻阻挡了正在到来的未来。我手上依然拿着的同一把钥匙正在他的口袋里。

他不会让那位躺在床上的黑发女神失望。在另一个我走到屋门前,我就离开了。

译者后记 这篇《回望》描述了一位年近七旬的老者利用时空跃迁,回到了自己年轻时与爱人同居的寓所,再次体验与她共同度过的时光。

作者乔治·泽布劳斯基(1945-)是波兰裔美国科幻小说家,曾荣获1999年约翰·W.坎贝尔纪念奖,并有短篇小说获得星云奖与西奥多·斯特金奖提名。本文原载于2014年3月27日出版的《自然》杂志。

回 望

(美)乔治·泽布劳斯基 作
姚人杰 译

染发发试验后,把头发染成了黑色,然后在我离开的那段时间里又剪成了短发。我则会再一次夸奖她的改变。

我在旧住所门前的出现使得后门廊微微震动了片刻。我伫立在拉上帘子的窗户前,但没有灯光亮起。我担心这次或许是我最后一次重获这一时间点的机会,因此我必须得让它物尽其用。假如这个时间点关闭了,其他与她共度过的时间点也许会对我敞开大门,但那种事一点也不说。

时空跃迁理论并不完美。甚至也许根本没有任何真正的时间平移,然而与其说是对那些意义重大的记忆进行了极似现实的重建,用不间断的量子洪流遽然占据人的头脑,最终达到与真实体验没有差别的地步;兴许还不如认定一切发生于真实的感受中。离开了人类感知,时间大概并不存在,除了作为一种永恒的存留、固执的坚守、无法表达的持久,那是时间之类的词汇所无法表达的。

我转动插入锁孔的钥匙,把门推开,走了进去,并在身后关上门。

“谁在那儿?”她的声音问道,声音似乎来自于我内心的某处地方。

“是我。”我说道,希望声音听上去能年轻些。“哦。”她吃不准地说道。